

《回應》

## 自由主義雖然常退卻，但那不是失敗

◎ 王杏慶

在有關自由主義的課本裡，告訴我們：

「自由主義的作者，他們認為自己的原則有適當的基礎及可應用性，乃是政治實踐成功行為所不可或缺；他們對政治現實的表現所做的假設乃是正確的，所有上述信念均屬錯誤。自由主義並非政治實踐的原則，亦非它處理的世界之真實描述。自由主義的傳統不能邏輯一貫，也不可能與給定的現實相互呼應。然而因為自由主義作者支持不相容的政策，或因為他們對各式各樣政治經驗強調不同的價值，但這並不能遽予認定自由主義已失敗。自由主義從來即非邏輯一致的論証，而非客觀的觀察。它的成功繫於在變遷的脈絡下對人類情境努力的持續評估，而這種脈絡的意義則取決於迭定的關係及事件。這個世界沒有獨一意識型態相關的累積知識。……這個世界所有的人都持續的在行動中改變。」

因此，將自由主義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與價值系統，它雖然經常退卻，但不能在它退卻時即認為是失敗。

然而，這篇將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並提的小論文裡，卻充滿了宿命式的論證。它企圖指出國族主義論的問題與缺陷，但卻指出對國族主義的批評「是否掌握到了台灣人的政治價值選擇的背景，是否真正面對了台灣的政治現實與艱難的處境，恐怕也值得批評者自我警惕」，由於此文已肯定了國族主義的正當性，遂使其將自由主義的失敗歸諸於「缺乏思想的資源，歷史的覺悟，以及道德的承擔和自信」，並認為其未來所能做的貢獻，恐怕也相當的有限。這意謂著作者在做為一個批評者的同時，一開始就肯定了對象的正當性，並自己解除了武裝。

面對近年來國族主義論的強勢，台灣的自由主義論者，的確有日益退卻之虞，但這是退卻或失敗，卻顯然仍值得申論，這才是本論文應討論而未討論之問題。拙見認為，這篇論文應當更重視的是下述若干可能更關鍵之問題：

(一) 自由主義面對國族主義時，究竟是退卻、失敗、或畏懼？眾所週知，國族論者自有組封閉的敘述與歸類排他的邏輯，它以對岸的中共，本地的外省人，台灣人之拒絕附和者為「台奸」，這二類為「他者」而形成。稍早前，江炳倫教授應受到諸如「反改革的

歷史罪人」，「舊勢力集結的反修憲運動」，「他們要維護舊體制，進一步準備搞復辟」的語言暴力。不久前，近百位教授聯名指責國大修憲，即被點上「統派教授」之標籤。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足以讓一切潔身自愛者退避三舍。如果這也意謂著國族主義「取得了道德與政治兩方面的制高點」，那當然只好自由主義自承失敗了！台灣戰後接受西方價值的教育逾半個世紀，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在中產階級中早以成為一種內化的價值，它會在畏懼下暫時退卻，但請勿認為這是失敗。

(二) 台灣的國族主義論究竟為實像或虛像，近年來，所謂的國族論恆常處於一種流動狀態，「台獨條款存廢論」、「新中間路線論」、均為例證。但值得注意的，乃是統治者由於掌握了最大資源，遂可以隨時製造他人無從選擇之選擇，並使民進黨亦無法護守好不容易才勉強形成的「新中間路線」。因此，台灣人民拒絕被中共統治。這一點是早已不必懷疑，但其餘部分則可能有實像虛像。甚至「加工製造」之辨。有權力者可藉著權力的行使而造成事實。由事實而生論述。這是否可稱為本文中所謂的「主流」。恐仍有待商榷。台灣與中國之關係，由最低限的拒絕被統治，到最高限的挑戰求戰。期待美國出兵保衛，中間的光譜極為寬廣，有待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去創造。此刻的台灣由於被獨特的政治及政黨生態所擠壓，其他可能之論述遂無法突顯。但做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恐不宜將現

實的此刻即視為固定，設若存在即合理，即被認為具有「道德及政治制高點」，則便有虧自由主義之名。不過，自由主義縱使在西方，亦非一種歷史哲學，因而此刻的台灣。或許有必要以更普遍的各國歷史經驗來補充我們對攸關歷史判斷不足之缺陷。

(三) 本論文之中，有「或者滑進後現代的化妝舞會」之語有待商榷。近代西方延攬著既有的自由主義傳統，隨者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有了所謂的「後現代」諸般理論，儘管其表象殊異，但共趨之處，則是為多元主義的民主嘗試建造知識基礎。由於「後現代」的諸般理論是站在一個新的制高點上，因而它無論表現為直接的批評或犬儒式的嘲諷。對極具前現代性格的國族論述都極具負面的否定性。國族論的語言及行為策略，最憂慮的即是「後現代論述」而這也是所謂的「主流」對「後現代」，深惡痛絕之原因。基於此，做為自由主義者恐不宜對自由主義後續派生的「後現代論述」遽予認定為「化妝舞會」。而應視之為一種盟友，它們所做的，乃是傳統自由主義者由於畏懼而棄耕的那一片田地！

因此，本人礙難同意「這種自由主義，在台灣社會開始反省五十年來積累的政治價值信念之時，所能做的貢獻，恐怕也相當的有限」的結論。近代社會由於政治體制易於僵固，而訊息變化快速，傳統自由主義的批判反省功能確實在減退中，而法治階層或政黨。也更習慣於藉著媒體的容易遺忘而遂行己意。「罵三天就過去了」以成為權力傲慢之源。

基於此，自由主義本身恐不宜將自己的被邊緣化認為是統治者多麼「主流」，自由主義是多麼的理論不足。毋寧更應該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反省加強其實踐性格，一百個自由主義者聯名表示某項意見，不會有人介意和理會。一百個自由主義者發動一項群眾示威，在怎麼主流的政黨政客也都會垂耳傾聽。因此，自由主義者何必自怨自歎，亦不必因此而被「主流」內化，能對台灣做出貢獻的機會正等者你們來共開創！